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顏淵篇〉第二十二章。

【樊遲問仁。子曰。愛人。問知。子曰。知人。樊遲未達。子曰。舉直錯諸枉。能使枉者直。樊遲退。見子夏曰。鄉也。吾見於夫子而問知。子曰。舉直錯諸枉。能使枉者直。何謂也。子夏曰。富哉言乎。舜有天下。選於眾。舉皋陶。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。選於眾。舉伊尹。不仁者遠矣。】

「諸位要學文理，過去吾只講義理，今日則必須兼講文理。」

『樊遲問仁。子曰：愛人。問知。子曰：知人。』「樊遲問仁，問仁，孔子是一人一個答法」，一個人一個回答，方法不一樣，「要看時候，歸元無二路，但是走的路子有所不同」。

「問知，知，智也。」知道這個知，這裡是念智，智慧的智。「子曰：知人。知道對方是何等人？在人群社會，辦事必須知人。辦事都要共同辦事，事情沒有一二人能辦成就的。就喝一杯水來說，那要多少人力？所以佛家要報眾生恩，有其道理。事情辦好辦壞，全在人。遇好人辦好事，遇壞人辦壞事；好事給壞人辦也成壞事，壞事讓好人辦也成好事。」

『樊遲未達。子曰：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』

「下文，又是另一段。如此文理，大家能通達嗎？」

「這二段文，必須懂詩的文法，若不懂文法如何了解文義？」

「問仁後，接著問智。樊遲是不懂仁，又問智嗎？未達，樊遲豈是二條都不通達嗎？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二句，是答知，也有兼答仁嗎？」這是雪廬老人提出來，讓我們去思惟這一段話的義

理。

「子曰：愛人。」孔子回答：愛人。「若不懂，為什麼不再問？」就是樊遲如果孔子這樣給他回答了，他如果不懂，為什麼不再繼續問呢？「若懂，也不致於再問第二。」如果懂，也不致於再問第二次。「樊遲懂的是愛人的仁。所以再問智：孔子說知人。孔子也是答智的問題。因為樊遲對知還沒有通達的緣故。孔子於是答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這二句。專解釋知人的問題。」專門解釋知道、認識人的問題。「所以下文子夏單對樊遲談智。」下面的經文是子夏單對，就是跟樊遲談智這方面。

「這段文理，十分清楚！《華嚴經》說：事皆微細，必有微細之智乃能知之。微者，知幾其神乎？不可見，不可聞。而且微有大微、小微，如地球的轉動，那是大地震，是大微，卻少有人知。」地球在動，我們人不知道、沒感覺，很少人知道。「《起信論》說：三細六粗。一動就是業也。」

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，這二句是一事」，是一件事情。「能使是接著說，有注者作兩件事」，有注解的人把它做為兩件事來說。「這可以嗎？」雪廬老人舉出這是一件事情，有人注解這兩句經文把它做為兩件事來講，這樣可以嗎？當然這是不可以，是一件事情。「孔子答：知人，意思是能認識人就是智。」這個人他是什麼樣一個人，你能夠認識他就是有智慧。「不能認識人，不知道他的長處，辦起事來能夠自己辦嗎？」不認識人，不知道人的長處在哪裡，我們怎麼去用人，這怎麼能辦事？「孫猴子能，有時他也須請觀音菩薩、天兵天將幫忙。」這舉出《西遊記》，舉出一個例子。好像孫悟空他七十二變，也是很有能力，有時候遇到困難，也必須去請觀音菩薩、天兵天將來幫忙。這就是講我們人再有能力，還是需要請別人幫忙的，不可能所有的事都自己一個人去做的。請

別人，那要知道人、要認識人，知道這個人他能幫什麼忙。「知人者，知某人是直爽人，心不勾勾道道，要將這等人選舉出來。」「錯」，錯這個字是「不用他，放在旁邊」。「但是好人少，壞人多，怎麼辦？」這個世間的確，特別現在這個時代，真的好人比較少，壞人比較多，那你怎麼辦，要怎麼去用這些人？「只要能處處舉直錯枉，就能使枉者直」，直就是好人，枉就是壞人，只要能夠處處舉出好人，壞人先放一旁，時間久了就能夠使枉者「改為直人」，他改變過來，「再來用他，也不棄捨他」。

「今日的選舉，選的立法委員等都不好，這是誰之過？而是大家舉枉的結果。」現在不是去舉直，舉的都是枉，都是不好的，這舉出台灣的選舉。「中國如此，外國也如此。」外國辦選舉也是跟中國一樣，都是舉枉，不是舉直。

『樊遲退，見子夏曰：鄉也，吾見於夫子而問知；子曰：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何謂也？』「見子夏，求學必須有朋友」，同參道友，「所以要尋師訪友」。

「鄉古作𡩋」，古時候，鄉村這個鄉上面再加一個日，「俗作嚮，段氏假借作鄉。𡩋日的時候」。

『子夏曰：富哉言乎！舜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。』

「子夏答覆樊遲。」

「富哉言乎！孔夫子說這句話，包括很廣，很豐富。這是讚歎的話。以下舉事實以證明。」

「舜有天下之時，堯舜都是垂拱而治。周公一沐三握髮、一飯三吐哺，就已經比不了堯舜。」比不了堯舜那個時候。

「選於眾，堯舜用人，在眾人之中選擇人才。」

「舉皋陶，人才之中，皋陶為第一，故舜老了以後，皋陶先逃

，不受舜的禪讓，舜才舉禹。禹做君王後，皋陶又返回朝廷。皋陶這個人正直無私，李家就是皋陶的後代，當司法官不容易。掛元帥印，三輩子就得絕後，當司法官也是如此。」當司法官跟當元帥真的很不容易，不小心很容易造嚴重的罪業。

「不仁者遠矣，不仁的人就離去了，跑了。」舉出正直的人，那不仁、不好的人他就離開了。「注解者以為此文有不仁而牽扯一些。」

『湯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』「子夏又舉湯的故事。」商湯。「伊尹是賢相，夏桀不要而湯要。」這個賢相，夏桀桀王他不要，商湯他要，要伊尹做賢相，因為他是賢相。

「這段是很難講的地方。因為在古代是封建世襲制，周家才開始有的。政治制度起初建立起來，有他的好處，但是時久必須變。故殷因於夏禮，周因於殷禮。孔子為東周時代，天子、魯君都不得做主，而在朝做官的大夫，都是世代相襲。孔子說這舉直錯諸枉，就是贊成選舉，打破封建制度，要立賢無方，推舉賢人不拘一格。皋陶與伊尹，是普通人民。《孟子·滕文公篇》說：段干木逾垣而辟之，泄柳閉門而不內，人來請泄柳與段干木做官，二人閉門不納，踰牆而逃」，就翻越牆逃了，「這兩個人也是普通人民」。

「今日選舉，不是選於眾，而是選於錢。」這個是今天選舉的大問題。「這種制度的毛病也不小。孔子處在今日的時代，必定沒人選他舉用他。」也就是說孔子如果來參加選舉，肯定選不上，沒人會選他。因為今日的人是選錢，不是選賢。

「《潘氏集箋》引：舉一皋陶，而四凶則不起作用。只要有一位公正的人，他垂拱而治，事情自然整齊。若他不在，那又不一樣了。此事甚微妙，不可思議。」有一個正直的人在，在那邊來當一個主管，上面的人他就能垂拱而治，他就不用操心，下面辦了事情

自然整齊。如果這個人不在，那又不一樣了。這個事情很微妙，不可思議。

好，今天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